漢書

一八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 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 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 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摠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 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 師古曰極中也 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 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褎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褎如充耳褎音弋授反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 師古曰韶舜樂 於周莫盛於勺 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 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 師古曰筦與管字同 而大道微鈌陵夷至虖桀紂之行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也解在成紀 王道大壞矣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誖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息止也）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

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德潤四海
澤臻屮木師古曰臻至也屮古草字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
師古曰祜福也音怙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爲鬼神所歆饗德澤洋溢施虖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
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
以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陳
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
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
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

哉茂哉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豉反著音竹筯反 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

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

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 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言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 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脩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皆積善絫德之效也 師古曰絫古累字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 師古曰佚與逸同 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

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盭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草遇風則偃仆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摸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

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蘇林曰卒以陽

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

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

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

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倈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

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圬鏝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斁壞不可脩治也圬音一胡反鏝音莫干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垂拱無為而天下太

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而宇內亦治

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

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

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

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爲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

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爲

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

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

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

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

下空虛也秏秏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審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

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
與讀曰歟其下類此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
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
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磋音千何反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
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
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槖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

鞅也憯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爲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敎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

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

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貲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師古曰差次也非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師古曰擢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大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

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
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
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含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
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
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
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
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

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旣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爲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

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愼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皃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愼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

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隊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捄古救字故孔子

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爲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

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惪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師古曰厪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

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

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嗸同音敖嗸嗸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師古曰蹵音子六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蹙踧也蘇林曰朘音鐫石俗語謂縮肭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踧音子六反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

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汝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皃巖巖積石皃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子結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遽之皃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謚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稾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爲稾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覰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

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吕亡以加

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虖游夏師古曰漸浸閏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爲音說致失本眞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爲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爲下卷 班固

漢書五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遥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名犬子 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也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爲人也更名相如 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爲嚴耳 相如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師古曰遂達也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 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令繆爲恭敬 師古曰繆詐也 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 師古曰僮謂奴 程鄭亦數百人 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 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 幷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

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衆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閒讀曰閑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閑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曰洵美且都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韋言都邑失之遠矣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音也恐不得當

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酈食其曰弟言之此類甚多義非且也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師古曰貸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衳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衳音之容反與庸保雜作者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

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洒之賤人之役也洒音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

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札音壯黠反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爲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晝牆塡塹之比者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師古曰姹誇誑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詫也亡是公存焉

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瞢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罘罔彌山（師古曰罘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王國免爰之詩曰雉羅于罦罦亦罘字耳彌亘也罘音浮）掩菟轔鹿射麋格麟（師古曰轔謂車踐轢之也音恡格字或作𨈚言持引其腳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鶩謂亂馳也擩揾也鶩音務擩音如閱反揾音一頓反）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以爲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偏覩也又烏足以言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郭璞曰詰屈崱起也岪音佛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摎結而峻絕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穨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晋灼曰文章

假借協陁之韻也師古曰文吾之説非也下屬江河者揔言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於文無妨陂音普河反屬音之欲反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臒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砂也青臒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坿音附臒音一郭反 衆色炫燿照爛龍鱗 師古曰言采色相燿若龍鱗之間雜也炫音州縣之縣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 張揖曰琳珠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琳音林珉音旻 瑊玏玄厲 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 碝石武夫 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蔥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碝音而兖反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即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蘪蕪 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蘪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

師古曰蘪蕪即芎藭苗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薺而蘗對曰蘪蕪一名江蘺張勃又云江蘺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然非蘪蕪也蘗對誤耳

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柘也蓴苴蘘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蓴音普各反蓴且自蘘荷耳非巴且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陁靡旁衺也陁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師古曰寬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且反曼音莫幹反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張揖曰葴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藨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藨即今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藺也葴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隷藨音皮表反

薛莎青薠張揖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薠音煩

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蒹荻也似雚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莨音郎蒹音兼葭音假荻音敵

東蘠彫胡張揖曰東蘠實可食彫胡菰米也師古曰東蘠似蓬其實如葵子也

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

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蘆扈魯也郭璞曰菰蔣也蘆葦也師古曰書不爲菰蘆字郭璞非也但不知觚盧於今是何草耳奄閭軒于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蕕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言其多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夫容蔆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蔆芰也師古曰鉅大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黿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觜蠵甲有文黿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做此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楩音便又音步田反即今黃楩木也柟音南今所謂楠木桂椒木蘭檗離朱楊師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檗黃檗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

張揖曰樝似梨而甘梬棗也師古曰樝即今所謂樝子也梬棗即今之梬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樝音側加反梬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似狸長百尋貙似狸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蜒音延豻音岸師古曰蜒又音弋戰反貙音丑于反豻合韻音五安反

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剸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以為類剸與專同

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師古曰馴音旬

乘彫玉之輿師古曰以玉飾輿而彫鏤之

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駈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

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劒師也雄戟胡中

有觛者干將所造左烏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頿頿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彫畫也師古曰烏號應張二說皆有據也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箭服即今之步叉也陽子驂乘孅阿爲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也桊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桊節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凌狡獸狡捷之獸也蹵蛩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說是也蹵音子六反軼野馬轊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郭璞曰軼車軸頭也師古曰轊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轊音衛騊音逃駼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雟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師古曰雟音攜騏音其倏胂倩浰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六反胂音式刃反倩音千見反浰音練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之至言其盛且疾也焱音必遥反星流

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 師古曰眥即決獸之目眥言射審也眥即眥字 洞胷達掖絕乎心繫 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胷通右髃中心絕系也師古曰髃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 獲若雨獸揜屮蔽地 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雨音于具反屮古草字也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 蘇林曰谻音倦谻之谻詘音軈強之軈郭璞曰詘詘折也谻疲極詘音屈師古曰蘇音是也谻音與劇同詘音其勿反徼工堯反徼要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 殫覩眾物之變態 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則也師古曰殫音單 於是鄭女曼姬 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被阿錫揄紵縞 張揖曰阿細繒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揄音踰又音投也 雜纖羅垂霧縠 張揖曰縠縐如霧垂

以爲裳也師古曰纖細也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縐文 襞積褰縐紆鬱㠜谿谷 張揖曰襞積猶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茀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襞積即今之帬攝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屈如溪谷也襞音辟縐音側救反 衯衯裶裶揚袘戌削 張揖曰衯音芬袘衣袖也戌鮮也削衣刻除貌也師古曰揚舉也袘曳也或舉或曳則戌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裶音霏袘音弋示反戌讀如本字 蜚襳垂髾 張揖曰襳離袿也髾髻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襳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髻垂也蜚古飛字也襳音纖髾音所交反 扶輿猗靡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爲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爲猗靡 翕呷萃蔡 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呷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襳也 錯翡翠之威蕤 師古曰錯雜也葳蕤羽飾貌 繆繞玉綏 張揖曰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以玉飾綏亦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緌垂鑷者也繆繞相纏

結也纚音髮纚音隁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力笑反媻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媻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閒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媻音盤姍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隄音丁兮反揜翡翠射鵔鸃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鵔鸃鷩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鵔音峻鸃音儀微矰出纖繳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矰音增繳音灼弋白鵠連駕鵞師古曰鵠水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駕鵝野鵝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鵠音胡沃反駕音加雙鶬下玄鶴加師古曰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鄙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鶬聲之急耳又謂鴰捋捋音來奪反鴰鹿鴰捋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鵠而連駕鵞又下雙鶬而加玄鶴也鶬音倉怠而後游於清池郭璞曰怠倦也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曰龍舟鷁首

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鷁音五歷反

揚旌抴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抴拖也師古曰抴音曳拖音大可反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師古曰翠帷翠色也羽蓋以雜羽飾蓋罔毒冒釣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貝水中介蟲古以爲貨也摐金鼓師古曰摐撞也金鼓謂鉦也摐音窻

吹鳴籟張揖曰籟簫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謗又方孟反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喝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讙躍濤浪作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湓激相鼓薄也師古曰湓音普頓反

礧石相擊琅琅礚礚師古曰礧石轉石也礧音盧對反礚音口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擊之所以警眾也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纚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纚音屣般音盤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鵽音竹滑反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師古曰脟字與臠同焠音千內反焠亦揾染之義耳言臠割其肉揾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

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檐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陼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曰東陼鉅海東有大海之諸字與渚同也）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腄音直瑞反又音誰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愼爲鄰郭璞曰肅愼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愼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偟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張揖曰蔕芥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丑介反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俶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師古曰崪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爲堯司徒敷五敎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卨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

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爲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曰述循也謂順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師古曰疆讀曰疆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師古曰専古䏲字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

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

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紫淵徑

其北文穎曰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於長安爲在北也終始霸産出入涇渭師古

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産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幵音牽又音口見反酆鎬潦潏紆餘

委蛇經營其内應劭曰潦流也潏涌出聲也張揖曰酆水出鄠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

有潏水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川從霸産以下爲數凡七川潏音決潏水涌出聲也除潦潏下爲水

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内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張言潦爲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

入于渭上言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産涇渭豐鎬潦潏是爲八川言經營其内信則然矣潏晋音是也地里志鄠縣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愼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義實在於斯耳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鴷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盧代反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州淤漫也浦水涯也淤音於庶反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壄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泱音烏朗反汩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汩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汩音于筆反混音下本反赴隘陿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隘音於懈反陿音狹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回反埼音巨依反沸乎暴

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洶涌彭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相戾也洶音許勇反湃音普拜反滭弗宓汩蘇林曰滭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滭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汩音于筆反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筆櫛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泌瀄相楔也偪字與逼同楔音先結反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潎洌相撇也師古曰潎音匹列反洌音列撇又音普結反滂濞沆溉郭璞曰滂音旁濞音匹秘反溉音胡慨反皆水流聲貌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如雲之屈曲也橈音女教反宛潬膠盭郭璞曰憤薄相樛也師古曰宛音婉潬音善盭古戾字踰波趨浥涖涖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浥宂陷也涖涖聲也師古曰浥音於俠反涖音利瀨疾流也批巖衝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山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步結反滯音丑制反沛音普蓋反臨坻注壑瀺灂霣隊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瀺音士咸反灂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霣即隕字隊音直類反沈沈隱隱砰磅訇磕師古曰砰音普冰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

宏反礚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皆水微轉細涌貌也淈音骨湁音勑立反師古曰潏音決潗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鬵鼎沸也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晉灼曰急音華給反郭璞曰急音許立反師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汩急然也汩音于筆反急晉郭二音皆通漂匹姚反悠遠長懷寂漻無聲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漻音聊師古曰言長流安靜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灝音浩溔音弋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安翔徐佪郭璞曰言運轉也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翯音胡角反滈音鎬東注大湖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衍溢陂池郭璞曰言溢盜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离山神也字則單作螭形若龍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虫音許尾反魱鰽

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魱鰽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矣漸離未聞師古曰魱音工鄧反鰽音莫鄧

反

鰅鰫鰬魠如淳曰鰅音顒鰬音乾魠音託郭璞曰鰫音常容反鰅魚有文采鰫似鰱而黑鰬似鱓魠䲙也一名黃頰師古曰鰅如音是也鰫鰬魠郭說是也鱔音善䲙音感也禺禺鱋魶如淳曰鱋音去魚反晉灼曰魶音奴搨反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鱋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魶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師古曰禺音隅又音顒鯢音五奚反鮎音乃兼反揵鰭掉尾振鱗奮翼師古曰揵舉也鰭魚背上鬣也掉摇也揵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岸底也魚鼈讙聲萬物眾夥師古曰讙譁也夥多也讙音許元反夥音下果反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師古曰皪音歷的皪光貌也江靡江邊靡迆之處也迆音弋爾反蜀石黃碝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石黃色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碝音如兖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師古曰磷音吝澔音浩叢積乎其中鳿鷫鵠鴇駕鵞屬玉張揖曰鳿大鳥也郭璞曰鷫鷫鸘也鴇似鴈而

無後指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鷫音肅鴇音保師古曰鳿古鴻字鴇即今俗呼爲獨豹者也豹者鴇聲之訛耳鴐音加屬音之欲反鷞音霜

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旋目未聞也師古曰今荆郢間有水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

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鶩音木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

箴疵鵁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鶄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曰盧盧鷀也箴音針師古曰盧郭說是也白雉不浮水上疵音貲鵁音火交反鳥音鳥了反鷀音慈也

群浮乎其上汎淫氾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音馮氾音敷劒反澹大覽反淡音琰

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草叢生曰薄郭璞曰薄猶集也師古曰薄郭說是也言奄集渚上而遊戲

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張揖曰菱芰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唼喋銜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文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削反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音籠嵸音才總反崔音摧巍音五回反師古曰嵸音總

深林巨木嶄巖參差師古曰嶄巖尖銳貌

嵾差不齊也嶄音士銜反嵾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師古曰九嵕山今在醴泉縣界巀嶭山即今所謂嵳峩山也在三原縣西也南山終南山也峩峩高貌嵕音子公反又音總巀音截嶭音齧巀嶭又音在割五割反峩音娥

巖陁甗錡摧崣崛崎張揖曰摧崣高貌崛崎斗絕也蘇林曰摧音頹水反崣音卒鄙反郭璞曰陁岸際也音豸甗錡隆屈穴不折貌甗音魚晚反錡音蟻崛音掘崎音倚摧音作罪反崣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通郭音作罪反又音將水反

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谽呀豁閜阜陵別隝郭璞曰谽呀豁閜谷之形容也隝水中山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隝音檮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為隝也豁音呼活反

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郭璞曰皆其形埶也崴音於鬼反磈音魚鬼反嵔音惡罪反廆音磈虛音墟堀音窟礨音磊師古曰磈又音於虺反廆音胡賄反

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轔鬱壘堆壟不平貌轔音洛盡反師古曰壘音律施音弋爾反施靡猶連延也

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穨貌也陂音皮貏音衣被之被師古曰陂又音彼奇反貏又音彼

允

溶淫鬻湎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師古曰溶音容鬻湎音育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然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於皋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被音皮義反揜以綠蕙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古曰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筝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筝也因以名云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攢音材官反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芞輿香草也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芞音乞槀本射干師古曰槀本草類白芷根似芎藭射干即烏扇耳射音弋舍反茈薑蘘荷如淳曰茈薑薑上齊也師古曰薑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蘘荷蓴苴也根旁生筍可以為葅又治蠱毒茈音紫蘘音人羊反葴持若蓀如淳曰葴音鍼張揖曰葴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曰葴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耳符鬼目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為樅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榛此無橙也葴音之林

反蓀音孫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今用染者黃屑之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延曼大原或者賦雜言之耳蔣芧青薠張揖曰蔣菰也芧三稜也郭璞曰芧音杼師古曰蔣音將芧丈與反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閎亦大也濩音護延弋戰反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也衍布也離力爾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披丕蟻反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菲音妃肸蠁布寫晻薆咇茀師古曰肸蠁盛作也寫吐也晻薆咇茀皆芳香意也肸音許乙反蠁音響晻又烏感反薆音愛咇音步必反茀音勃薆字或作隱也於是乎周覽氾觀師古曰氾普也音敷劒反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衆盛也軋芴緻密也師古曰縝丑人反軋於黠反芴音勿芒芒怳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儀日出東沼入虖西陂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煖

冬草木不死水不凍其獸則庸旄貘犛沈牛麈麋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麈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領有肉堆貘似熊庳脚鋭鬐骨無髓食銅鐵貘音貊犛音貍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犎牛也旄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貓牛者也犛牛又音茅麈音主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前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嘗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褰衣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之篇曰深則厲淺則揭揭音丘例反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麇身牛尾狼題一角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麒麟角端郭說是也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云蛩蛩驒騱駃騠驢驘郭璞曰驒騱駏驉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顛騱音奚駃音決騠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也跨猶騎也高廊四注重坐曲

閣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增室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者也華榱璧璫輦道纚屬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璧璫以玉爲椽頭當即所謂琁題玉題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纚屬纚迆相連屬也纚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師古曰步櫩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塗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夷嵕築堂絫臺增成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嵕絫古累字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爲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爲一成也嵕子公反巖窔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爲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頫杳眇而無見仰卄橑而捫天師古曰頫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卄古攀字也橑椽也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橑音老捫音門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閨宮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吐賀反又徒可反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

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蚴蟉蜿蟬皆行動之貌蚴一糺反蟉力糺反蟬音善靈圄燕於閒館張揖曰靈
圄衆仙號也師古曰閒讀曰閑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偓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
偃卧日中也榮屋南檐也偓音握佺音銓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師古
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爲川從中庭而過也磐石裖崖孟康曰裖砎致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
也師古曰裖砎並之忍反致直二反謂重疊而累積嶔巖倚傾郭璞曰嶔巖欹貌師古曰嶔口銜反倚於綺反
嵯峩嶕嶫刻削崢嶸蘇林曰削音陗峻之陗崢儕爭反嶸戶抨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嶕
音昨盡反嶫音五盡反師古曰自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嶕音捷嶫音業玫瑰碧琳珊瑚叢
生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瑉玉旁唐玢豳文磷蘇林曰玢
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豳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碭言瑉玉及石並玢豳也玢彼旻反豳又彼閑反赤瑕駁
犖雜臿其閒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厠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洛角反鼂采琬

琰和氏出焉晉灼曰鼂采關師古曰鼂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於是乎盧橘夏孰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榛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榛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橙即柚也音文耕反枇杷橪柹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若杏橪橪支香草也亭山棃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橪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揔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橪郭說得之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爲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橪音煙朴匹角反梬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也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含桃爾雅謂之荆桃櫻於耕反隱夫薁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薁即今之郁李也棣今之山櫻桃薁於六反棣徒計反荅遝離支張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遝音沓離力智反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師古曰貤猶延也一曰次第而重也貤弋豉反

楊翠葉杌紫莖師古曰杌搖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也鉅野大野煌音皇沙棠櫟櫧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也櫧似柃葉冬〻不落應劭曰櫟采木也郭璞曰櫧似采柔師古曰櫟非果名又非采木之櫟蓋木蓼〻也葉辛初生可食櫟音歷櫧音諸柃音零采音菜柔音食諸反華楓枰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脂可爲香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名欇欇枰即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櫨音盧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椶也郭璞曰落穫也中作器素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胥音先余反邪弋奢反穫音鑊欃檀木蘭孟康曰欃檀檀別名郭璞曰欃音讒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故以名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葰甬也師古曰暢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葰音峻楙古茂字也甬音踊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

曲也欚佹支住也倚音於綺反桊音丘蕁反又音巨專反欚音力爾反佹音跪崔錯癹骫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癹委
蟠戾也崔音千賄反癹音步葛反骫古委字坑衡閜砢師古曰坑衡勁直貌也閜砢相扶持也坑口庚反閜烏可
反砢來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樹之支幹相抗爭衡也其義兩通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師古曰扶
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纚飛揚貌也纚山爾反紛溶萷蔘猗柅從風郭璞曰紛溶萷蔘支竦擢也猗
柅猶阿那也萷音蕭蔘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諸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萷亦山交反藰莅卉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
聲也藰音劉莅音利卉古卉字也音諱歙音翕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
鍾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寸六孔無底籥三孔並以竹為之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
虒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郭璞曰柴音老還還繞音官雜襲絫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絫輯重積
也絫古累字輯與集同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視之無端
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張揖曰蜼如母猴卬鼻而

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蠝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頿飛郭璞曰蠝䶉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贈遺之遺蠝音誄師古曰玄猨素雌言猨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玃父善顧也玃音钁䶉音吾

蛭蜩玃猱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蟣也蜩蟬也玃猱獼猴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蟣水蟲又及蜩蟬乖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猱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爲褰褥者也戎音柔聲之轉耳非獼猴也

獑胡豰蛫張揖曰獑胡似獼猴頭上有髯要以後黑豰白狐子也郭璞曰豰似貔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蛫未聞也獑音讒豰呼豰反蛫音詭師古曰豰郭說是也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

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猨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夭蟜頻申也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蟜音矯杪音眇

隃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株枿也言超度無梁之水而跳上株枿之上也隃字與踰同榛仕人反枿五曷反

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縣垂之條掉往著稀踈無支之間也師古曰掉徒釣反

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

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戲許其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閑也事具周禮非以獵馬故稱校人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師古曰拖土賀反又徒可反靡雲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旒爲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爲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車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士亦皮爲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具在文紀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

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五右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

鼓嚴簿縱獵者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師古曰縱放也簿步戶反

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蘇林曰阹巡獵者圍陳遮禽獸也張揖曰櫓大盾以為谿也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阹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獸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阹音袪

車騎靁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師古曰靁古雷字也殷音隱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追合韻音竹遂反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

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

手熊羆足壄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麢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壄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麢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蹴蹋而獲之

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鬭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鶡音曷

絝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絝也師古曰絝古袴字

被斑文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貙豹之皮

也彼皮義反 跨壄馬 師古曰騎之也 陵三嵕之危 師古曰陵上也三嵕三聚之山也 下
磧歷之坻 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磧音千狄反坻音遲 徑峻赴險越壑
厲水 師古曰厲以衣度也 推蜚廉弄解廌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廌似鹿而一角
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庭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俗讀作椎擊之椎失其義矣解音蟹廌丈介
反 格蝦蛤鋋猛氏 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
曰鋋鐵把短矛也蝦音遐蛤音閤鋋音蟬 羂要褭射封豕 張揖曰要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
曰封豕大豬也要褭音窈嬝師古曰羂謂羅擊之也音工犬反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
虛發應聲而倒 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 於是乘輿弭
節徘徊翱翔往來 郭璞曰言周旋也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
帥之變態 師古曰睨亦視也部曲解在李廣傳睨五計反 然後侵淫促節 郭璞曰言短驅

也儵䁵遠去師古曰儵然䁵然疾遠貌流離輕禽蹵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

轊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健跳故捷取之也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爲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師古曰張說宙非也許氏說文解字云宙舟輿所極覆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師古曰彎烏還反蕃扶元反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一發死爲殪郭璞曰仆斃死也殪音翳仆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垜上槷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魚列反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遊也陵驚風歷駭猋師古曰猋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乘虛亡與神俱

張揖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藺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遒孔鸞促鵔鸃郭璞曰遒促皆追捕之也師古曰遒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捎鳳皇師古曰捎山交反捷鵷雛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師古曰紘音宏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揜乎反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蹷蹋歷經也蹷音鉅月反巒音鑾鳷音支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鷁即鷁首之舟也濯直孝反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

水西北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閵轢郭璞曰徒步也閵踐也轢輾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輾女展反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蹋也蹂人九反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也驚憚讋伏言伏讋怖不動貌師古曰谻音劇憚丁曷反讋之涉反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河反塡坑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干皓天也師古曰顥胡考反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虡師古曰虡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鍾也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爲鼓鼉音徒河反又徒丹反奏

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闕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弟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音則同耳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

徒結反 鏗鎗闛鞈洞心駭耳 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闛鞈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鏗口耕反鎗初衡反闛託郎反鞈音榻 荊吳鄭衛之聲 郭璞云皆淫哇之聲 韶濩武象之樂 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也 陰淫案衍之音 郭璞曰淶循曲也師古曰衍弋戰反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繽匹人反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鞮丁奚反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郭璞曰言恣所觀也 靡曼美色於後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 若夫青琴虙妃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虙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虙讀與伏字同字本作虙也 絕殊離俗 郭璞曰世無雙也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鬋也便嬛輕麗也綽約婉約也嬛音

嫺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藉音綽柔橈嫚嫚嫵媚孅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嫚嫚柔屈貌也孅細也細弱揔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嫚音於圓反嫵音武孅即纖字耳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張揖曰褕襜褕也袣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絲也閻易衣長貌也卹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師古曰褕音踰袣音曳易弋示反便姍嫳屑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千反姍音先嫳音步結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一候反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鮮明貌也師古曰皪音礫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緜藐視遠貌藐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娟一全反睇大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音踰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樂酣奏樂洽也天子芒然而思中竹仲反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有失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師古

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 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 時休息以

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

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於是乎乃解

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

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衞風碩人之詩曰稅于農郊也 隤牆填塹師古曰隤墜也音徒回反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 實陂池

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廢罷之也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

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易夬卦曰孚號有厲是也 改制度易服色

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 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軾曰和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盾戚斧也載雲罕揜群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樂樂胥鄭氏曰詩云于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知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知之人使在位也胥先呂反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師古曰此以上皆取經典之嘉辭以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郭璞曰脩絜靜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師古曰說讀曰悅鄉讀曰嚮〕芔然與道而遷義〔師古曰芔然猶歘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芔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一曰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也錯千故反羨弋戰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師古曰罷讀曰疲抏挫也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此觀之衰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師古曰辟讀曰闢〕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

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師古曰尤過也被皮義反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村小反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上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下　班固　漢書五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

覲豫亨祀也一曰亨獻也獻其國珍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 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

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䉛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女涉反]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師古曰屬逮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屮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墅同古野字也屮古草字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少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爲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怠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莋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爲邛都縣莋者今爲定莋縣師古曰莋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

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今巂州開州等首領姓冄者皆舊冄種也駹音尨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驅導路也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乃厚分與

其女財與其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爲徼張揖曰徼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工釣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云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

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湛讀曰沈汪烏皇反濊音於喙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丕靡反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諭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

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業事也屈其勿反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險遠理不可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一故反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師古曰覯見也音構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

為汝詳言之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師古曰常人見之以為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衆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 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 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 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 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反澹徒濫反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 張揖曰躬體也傶湊理也孟康曰胈毳膚皮也言禹勤躬骿胝無有毳毛也師古

曰胈步曷反骿步千反胝竹尸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子牒反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躖局陿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哉也躖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谹議師古曰谹深也音宏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普大也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

内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内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胡孟反殺讀曰試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絫號泣師古曰爲人所獲而絫係之故號泣也絫力追反内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爲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張揖曰佷戾之夫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沫若張揖曰以沫若水爲關也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遠安長行之也使疏逖不閉師古曰逖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師古曰曶爽未明也曶音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止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拯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師古曰惡讀與烏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澤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茫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口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盩厔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犲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鉅月反況乎涉豐草騁丘虛

（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櫚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櫚瓦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爲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其辭曰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蘇林曰坌音馬坌叱之坌張揖曰坌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峨高貌也陂普何反阤

徒何反坌普頓反又步頓反 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隑長也

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州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碕字耳言臨曲岸之州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鉏依反 巖巖深

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晉灼曰谾音籠古豅字也師古曰谾谾深通貌豁呼活反

谽大開貌谽呼含反谺呼加反 汩淢歙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師古曰汩淢疾

貌也歙然輕舉意也皐水邊地也汩于筆反淢音域歙先合反 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

之榛榛師古曰蓊薆盛貌榛榛盛貌蓊烏孔反薆音愛榛側巾反 東馳土山兮北

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揭丘例反 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

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師古

曰信讒謂殺李斯也 烏乎操行之不得師古曰操千到反 墓蕪穢而不脩

兮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

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 師古曰靡麗也 臣嘗為大人賦未就 師古曰就成也 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 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 形容甚臞 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衢 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 師古曰大人以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 師古曰彌滿也 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 師古曰朅去意也音丘例反 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師古曰上時掌反 建格澤之脩竿兮 張揖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胡各反澤大各反 總光燿之采旄 張揖曰旄葆也總係

也係光燿之氣於長竿以爲蓧條也師古曰緫音揔蓧即今所謂纛頭也垂旬始以爲幓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幓蓧也縣旬始於蓧下以爲十二旒也師古曰幓所銜反曳彗星而爲髾張揖曰髾燕尾也柵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靡也偃蹇委曲貌師古曰掉徒釣反蹇居偃反又猗抳以招搖晉灼曰猗音依倚反抳年纚反張揖曰猗抳下垂貌招搖跳踃也師古曰招音韶踃音蕭攬攙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張揖曰彗星爲攙搶注旄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爲杠之韜也師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也攙初咸反搶初衡反屈其勿反綢直流反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炫湣音麵晉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湣混合也言自絳幡以下衆色盛光采相燿幽譪炫亂也師古曰如猋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猋必遥反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然以者也師古曰蠖略委麗蚴蟉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蠖於縛反麗力爾反蚴一糾反蟉力糾反宛於元反

蜓音延

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

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驁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穹舉髻也蠼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曰裾音居驕居召反驁五到反蠼鉅縛反卷鉅圓反

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

張揖曰沛艾駊騀也赳螑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沛普蓋反赳古幼反螑火幼反仡魚乞反佁丑吏反儗魚吏反佁儗又音態礙

放散畔岸驤以孱顏

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孱顏不齊也孱音士顏反

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

張揖曰跮踱互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骫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跮丑日反踱丑略反輵音遏螛音曷骫古委字也麗力爾反

蜩蟉偃寋怵㚖以梁倚

張揖曰蜩蟉掉頭也怵㚖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蜩徒釣反蟉盧釣反怵音黜㚖丑若反倚於綺反

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

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踏下也艐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奡高舉之貌蓼力糾反奡五到反踏音沓艐音屆

蔑蒙踊躍騰而狂趭

張揖曰蔑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趭奔走也師古曰蒙莫孔反趭音潐

莅颯芔歙焱至電過

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㵒歘走相追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㵒音詡歘音翕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眞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大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眞人謂若士也游於大陰之中師古曰眞人至眞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大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嬴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矞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矞音以出反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

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大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也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惡氣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為蓋也綷子內反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娭許其反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累也膠輵猶交加也湛徒感反遝大合反輵音葛騷擾衝蓯其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張揖曰衝蓯相入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麗靡也林離摻攦也師古曰衝尺勇反蓯相勇反挐女居反滂普郎反濞普備反泱烏朗反軋於黠反摻所林反攦所宜反

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張揖曰攡痑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蘢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痑自放縱也蘢來孔反茸而孔反衍弋扇反痑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

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嵬嵬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礨崴魁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砰普萌反磷力耕反堀口骨反礨路賄反崴一迴反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

奄息總極氾濫水娭兮張揖曰奄然休

息也葱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蛙反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步丁反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呼廣反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與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登閬風而遥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中遥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閬音浪亢音抗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張揖

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佪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暠工老反字或作翯高音學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也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胡朗反瀣音蟹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張揖曰芝草蕤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嘰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蕊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才汝反噍才笑反又才弱反嘰音機又音祈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僸卬也鴻溶竦踊也師古曰僸音角甚反祲音子禁反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

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
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濞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
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濞雨多也滂普郎反濞匹備反騁游道而脩降兮騖遺
霧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過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
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
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遺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
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
音宏上嵺廓而無天師古曰嵺廓廣遠也嵺音遼視眩泯而亡見兮聽
敞怳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怳耳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眄乘虛亡而上
遐兮超無友而獨存師古曰上音時掌反相如既奏大人賦天

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也）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顥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顥胡老反）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辟）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躡也武迹也逖遠也言循履近者之

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師古曰風聲揔謂遺風嘉聲耳無繫於雅頌也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爲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邈皆遠也已終之辭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郅音質

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政教頹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弋豉反湛恩庬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庬洪皆大也庬音尨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縣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縣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非謂演易也是以業隆於繈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繈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遭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尊

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師古曰逢讀曰逢炎言如逢炎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潏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潏音聿羨弋扇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殥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陿游原迥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晢師古曰始爲惡者皆即湮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晢之舌反昆蟲闓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革面而內嚮也然后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元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徼塞言符瑞之盛也徼工釣反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

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爲牲也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也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師古曰閒讀曰閑奇物譎詭俶儻窮變師古曰俶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大山封禪不亦慙乎進攘

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也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文穎曰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德侔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侔等也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也師古曰嗛古謙字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師古曰挈口計反群臣恧焉師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為質闇

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師古曰屈其勿反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為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大山也師古曰章明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

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弋贍反錯千故反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蓺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師古曰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爲七也師古曰攄布也音丑居反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古飛字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普大反俞音踰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

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護之師古曰氾普也布護言遍布也氾敷劒反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般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喜許記反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

日旼音旻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騶虞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也師古曰濯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麀鹿濯濯也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也以此祭天天既享之荅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燿煥炳煇煌師古曰玄讀曰炫煇煌光貌煇下本反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眾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喻之孰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

依事類託寄以諭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琁璣玉衡恐己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大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屮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有以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己者謂卑少之人以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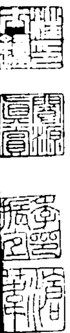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
膚不生毛張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𡰥似撿字書
無傶字又戚字說文云戉也據李善注文選云孟
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錯承誤以湊字作傶
字耳合爲湊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班固　漢書五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 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 師古曰屮古草字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歧喙音許穢反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焉也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

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庭尊有功者上無功
者下則群臣逡李奇曰言有大第也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辵
罰當罪則姦邪
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
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
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
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
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

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

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册書荅曰問弘稱周公

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毎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庭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詼音恢謂嘲也善嘲詼也）常稱

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

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頻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

文德以行襃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

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塡撫國家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知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爲仁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道治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又鉅勿反氂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負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

車度留不遺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

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

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

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屮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師古曰爲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强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强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

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傜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番音扶元反不爲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西河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爲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

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音弋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以智自衛護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

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祗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

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

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元張晏曰統宗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

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享也闓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卜符應以報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䜴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居位九歲以官卒音弋豉反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爲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閒師古曰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何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